

戰國策正解

リ 8

211

2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橫田惟孝著

秦上

孝公凡一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相息

亮反。○鞅。衛之庶孽公子公孫。氏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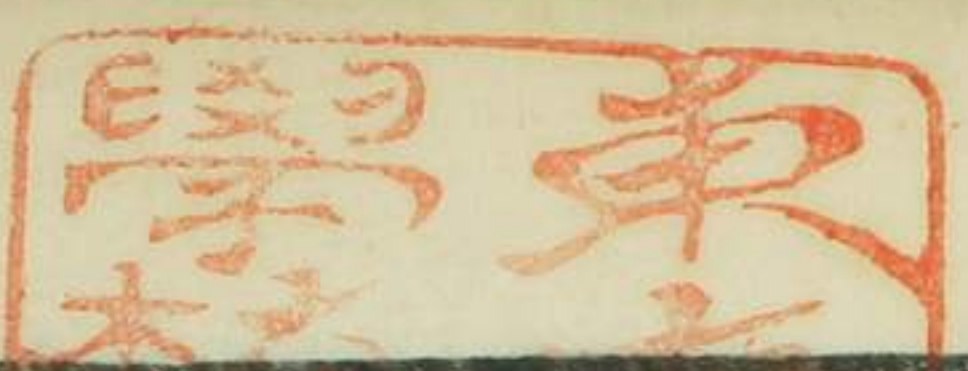
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

其傅。暮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

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法服之耳。至猶大也。墨涅其

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孝公行

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後影刻

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高誘曰傳猶禪也孝公

己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蒞臨也未久也關君長

曰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又有子告

蓋始見于此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

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

仇讎也願大王圖之高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

不憐說始銳反更音庚夫音扶○刑其師傅故曰仇讎鞅恐誅亡之魏魏人不受故還秦而惠王車

裂之也

考異

一本八上有十字

惠文君

凡十章

蘇秦始將連橫

東西為橫秦地形橫長故合六國連

合從自是第二義用秦易而用六國難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

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

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

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

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

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

請奏其効說始銳反下除說不大說餘皆同乘繩證

并併同下同○巴蜀漢中代巫山黔中皆郡名胡國絡以為裘貉馬充於軍國之用限阻也殽二都函

後

後

後

後

函關也形便謂地形便於攻守也府物所藏天府謂非人力也奏進也効驗也秦王曰寡人

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

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

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

日林西仲曰文章謂行使往來詞命誅罰即誅伐文章不成無以為兵名故不可使民驅之出戰也恩

深方可資人死力愚謂煩勞也政教逆人心將令不行故不可勞大臣於外儼然矜莊貌庭教之謂來庭

教之以異日謂下他日承教林西仲曰併吞稱帝之効尚在有待厭而婉拒之也蘇秦曰臣

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

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

之惡有不戰者乎共音恭夏古雅反惡音烏○補遂

曰九黎君號蚩尤驩兜臣名共工官稱愚謂此言帝王賢君皆以戰伐成功也古者使車轂

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使所

從子容反下約從同吳師道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替濁樞玉反聊留服蒲北

反信新兵濱滂反○轂擊馳謂行使之多也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泛言諸侯約信連結此言古昔無事之

日猶且文武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

勝音升○飭恐飾訛或古字通用此言後世諸侯亂惑文士飾說天下事煩也科條既備民

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既

稠多濁亂也不足謂恒產匱乏也聊賴也喪亂弘多故上下相窮愁民無所聊賴也林西仲曰章程適以

叢殘案牘徒以滋累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

此言文章不足為治

後周國籍

戰攻不息。

林西仲曰：章理以言闡出道理，俾服儒者，盛服如縫掖之類，此言文章徒足以致亂。

關君長曰：辨言，辨察之言也。

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

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西仲曰：此言以文章約結，治直吏反，下於治同。

天下必不可得。

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

於戰場。

高誘曰：死士，敢死之士，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鬪之場也。關君長曰：此

言當廢文章任武事，以戰勝立功。

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

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

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

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

下。

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常嘗通。今欲并天下，凌萬

○方言矜謂之杖，撞，手擣也。

乘。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元長也，人首也。

萬物之長，故呼人為元。元元猶人人也。

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

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

固不能行也。

林西仲曰：至道，要術也，暗指用兵言，通段止言當用兵。

說秦王書

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

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上時掌反，為于偽反。○紹，蠶屬，大而黃黑，羸，累通，纏繞也。滕，束脛邪幅也。蹻，屨通，草履也。黧，黑色。紕，機縷也。

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

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

喟，太息也。林西仲曰：以未嘗學問取困自

責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

簡練以為揣摩數色主反○乃夜猶即夜謂至家之

出其書遍觀之則數十篋俱閱過不是空陳也簡之

使精練之使熟揣摩量度摩研究以我所學之精熟者

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世主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

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入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

卿相之尊者哉刺七跡反相息亮反下同○林西仲

前此說術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林西仲曰成而自信謂之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

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

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

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

通抵抵通諸氏反大說音悅純徒本反○燕烏集闕

未詳疑陰符書篇名蓋依是篇之義而揣摩以說

趙王也華華麗也抵掌而談謂以掌指畫而談也武

安趙邑純束也此約從謂合六國親而擯秦兵師道

曰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當此之時天下之大

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

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

諸侯相親賢於兄弟林西仲曰夫賢人在而天下服

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

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用也言服從天下用於政

內而不用兵於四境之外四句蓋古語也林當秦之

西仲曰承上文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

錢國策正解

卷三十一

五

後形圖

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

風而服。使趙太重。炫熿，光耀也。林西仲曰：當秦強趙弱之日，公然馳幣約結，不顧秦忌，

使趙重於天下，極寫其難立功處能立功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

捲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士。杜

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仇。鮑彪曰：掘門，鑿垣為門，樞

屈木孟也。軾，車前橫木。林西仲曰：搏，抑也。將說楚王

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

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媮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

謝。蘇秦曰。媮何前倨而後卑也。媮曰。以季子之位尊

而多金。伏音匍。○洛陽，秦故鄉宮，居室，古通謂之宮。郊迎者，父母急欲與言也。側目，傾耳，不敢正

視聽也。蛇行，紆行，匍伏，伏地也。司馬貞曰：媮，呼小叔為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嗟乎。貧

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

厚。蓋可以忽乎哉。穆文熙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所併吞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

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為之連衡六國。范雎知秦厭內亂，故為之驅逐四貴。凡

以中其欲耳。比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厭苦秦兵者，即響然為之合從矣。

考異高本敵皆作弊，坊本贏作贏，高本捲作捲，坊本廷作庭，士作主，仇上無能字，傾作側，季子

下無之字。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

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從子容反。○欺與楚懷王策是欺儀也。之欺同。蔑也。東山

即山也。趙固負其眾。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

後影國藏

後影國藏

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關君長曰連列

也。鷄善鬪。故不能俱止於棲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

起往喻意焉。兵師道曰。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愚謂起疑當作趣。字之誤也。趣疾也。

喻論同。言下諭諸侯。以不可一之意也。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

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

敬受命。夫音扶。墮許規反。使諸之使。所吏反。○墮壞也。兵師道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

一人。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愚按。秦有客卿

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見通鑑注。

考異坊本東山作山。東幣上有其字。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使秦不助楚。

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賂於魏。魏不與。敗必連及。○高誘曰。

南陽陘山所在。愚謂賂。賂地。即上洛也。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

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

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

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

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背音佩。○

之往也。資。財幣也。多資。謝楚之德也。秦王曰。善。以是告也。絕。謂絕魏通秦之道。而不救也。

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恐丘勇反。

○揚言。猶言言也。效。致也。

考異坊本王以下無魏字。絕。作攻。效。作效。

後形圖義

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扶後

又反。○取之。謂自取河外也。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

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散。恐畏秦。果獻西河之

外。乘繩證反。罷音疲。恐立勇反。○皮氏本魏地。秦取

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兵師道

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

穆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

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二說未詳孰是。威王二字

疑注。

考異 錢本劉本 共聽作德

田辛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為于

說始銳反。郭號。同。○君疑虞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

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

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

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

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

虞。遂取之。夫音扶。遺于季反。○破壞。其事古。指諫臣老老成人。今秦自以為王。

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

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

自以為王。謂秦富強。自視以為真王也。橫門君。秦將

鮑彪曰。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

重其權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穆文熙曰。

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伐謀之意也。

後周國痛

考異

坊本辛作華害王下諸本有者字今從一本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為于偽反。○聽猶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昏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孝已。殷高宗子。伍子胥。吳王夫差臣。下章

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

高本連前章章末有也字坊本秦楚作陳楚今楚作今遂之也諸本作之曰今從一本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復扶又反。○即猶若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為于偽反。下其為同。○約。纏束也。約車。猶言駕車也。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故特也。策謂其所籌

度臣之楚猶臣於楚也謂為楚也

楚人有兩妻者。入詭其長者。長者

後周國痛

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長丁丈反。少詩照反。

和戶卧反。詭謂以微言動之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不否通。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臣乎。軫為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夫音扶。軫出至此疑。當在前章未蓋錯簡也。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穆文照曰。順王與儀之策一言。即令人洒然。何用多兩妻之談。以文為戲。愈見高才。

考異

坊本無子言之言。且安作宜安。無曰取之曰。與否。坊本信矣。作信也。無言也。之也。欲為臣乎。高本臣作忠。曾本無欲字。坊本無四字。尚見棄。曾本無尚字。坊本尚上。有忠字。尚作且。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

矣。請謁事情。復扶又反。過音戈。○義渠西羗也。高誘曰：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

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

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使所吏反。○

諸侯無事有事，謂攻伐之事。燒炳，謂放火而侵掠為若也。呂子為我死，王則封汝，輕使謂其行疾，令教也。

是衍欲使義渠不接秦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

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

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

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於李帛之下。遺下李反，敗必邁反。○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撫安也。李

帛地

考異

高本遺義渠君下有者字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

錯七各反，又七故反。○按史記直蜀

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

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故，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

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後周

卷三十一

後周

塞先北反屯音純王業之王于况反下去王欲王王隨並同○三川轅轅縱氏屯留南陽南鄭新城宜陽皆韓地絕臨攻三國各當韓一面也誅討也楚魏無韓益近秦故可侵其地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

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夫音扶下同○長史記作倫是也此恐涉下文而誤名伯王之名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朝並直遙反○按史記通鑑皆市朝作朝市可從矣說見齊威王策顧猶反也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易以鼓反○三資謂廣地

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辟譬通盡津忍反○繕完也今攻韓劫

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富民博德也隨謂不待爭而自至也夫蜀西僻之國地小民貧資猶不備故擇易而行

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并併同。○一劫天子三字及齊韓之齊恐行文不義之名即惡名也言有不義之名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攻之周則不獨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

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卒子律反更音庚相息亮反屬音燭○穆文熙曰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教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

如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過暴亂又致富強可謂正大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

王患之曲沃地名也楚援齊也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

請試之為並于偽反○約具也并猶與也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

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

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

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

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

戰國策正解

卷三十一

十一

後形圖藏

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說音悅，下大說同。○令疑大王二字，誤合而為

令也，為王役，謂為楚役。使德於秦，謂為秦絕齊。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

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

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

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

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

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

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

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

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

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

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朝直逆反，下同，後見之見。

賢遍反，夫秦之夫音扶。○惋，駭恨也，弭止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

重絕之。使所吏反，下使齊使者。同，重直用反。○來還也。張儀反，秦使人使齊。

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

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

詈齊王。至，謂反而至。秦，以猶謂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

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

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

王大怒，欲興師伐秦。廣從，上古曠反，下子容反。陳軫曰：臣可以言

乎。王曰。可矣。初王使弭口。故曰。可以言乎。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

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亾於秦。而取償

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

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

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高誘曰。韓王見齊秦合為

也。故復合之。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亾者。

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故固通。計失當作失計。韓宣惠王策。韓氏之兵非

削弱也。云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者之言。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纂方懽作相懽。坊本先齊作大齊。事令一本作事王。史記作事君。坊本不如下無因而二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講和解也。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

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

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

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

人乎。為于偽反。下同。軫先仕於秦。故曰。秦人也。故。故舊。佞才也。救之。謂救齊。陳軫曰。王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

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

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遊仕也。病。吳人病也。故特也。意抑古

字通用。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作也。王不聞。夫管與

意思。思吳也。為王吳吟。言不忘秦也。

後形... 莊

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夫音扶。刺並七亦反。○戾會也。必敗。言必有一敗也。穆文熙曰。陳軫雙虎之喻。似若不忠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接。不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覆芳伏反。○按計聽以下疑錯簡。當移上。章過聽於張儀之下。吳師道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一二

逆即下文本末。愚謂此與東方朔畫像贊序覆逆自別。唯下疑脫明或賢字。蓋言唯明王可能也。悖亂也。

考異坊本不知作又。知闕下無者字。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高誘曰。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罷於秦也。

武王凡十章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子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子音與。○高誘曰。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

秦也。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

張子不去秦。張子

必高子。

下張子當作秦。不蓋傳寫之誤也。言儀不去秦。儀不貴。茂也。王應麟曰。儀不去秦。茂必不重於秦。儀不得罪于秦。必不終去秦。乃假魏以錮儀。而固己寵。且取名高焉。左成亦險矣哉。

張儀之殘。擣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

相於秦。

令力呈反。為于偽反。下為請同。相息亮反。下亦貴重之。愚謂儀因秦重疾。令楚為之請相。張子謂秦王曰。重擣里疾而

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

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

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

王大怒。擣里疾出走。

其言疾之言也。歸有光曰。茂之去儀。則重之於魏。而錮之儀之

去疾。則重之於楚。而殘之。同出一轍耳。

考異

事楚王之王。錢本劉本作矣。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

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為楚

利。此國累也。

請當作謂。字之誤也。蠹。木中蟲也。謂為國害不處。謂非其所。漢中在南。近邊於

楚。而為楚利。故秦國之累也。

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

有變。王割漢中以為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

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天下謂山東諸侯。即

猶若也。言若諸侯伐秦。王無地之市楚。以約和矣。

考異

坊本多作當。以為和楚。作以楚和。一本無為字。

為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為于偽反。下為

公同。○東方山東也。蓋冉將合楚於秦以伐魏。故客為魏說也。曰。辛張陽母澤說魏

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

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說始銳反。敗必邁反。

下同。○辛張陽母澤。蓋二人姓名。皆魏臣也。公叔韓相也。契。約令也。挈。領。猶。列。頸。也。說苑契

領於庭。以遂吾行。言臣臨戰陳載遷廟主。申令國都。以與王約。王必無患矣。若敗軍。臣請刎頸而死。其自

任如此。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

臣有患也。此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

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夫音扶。○事。攻伐也。謂秦楚

曰。臣之主。以上述張澤之辭。以下客之言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合張

儀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令力呈反。○儀當作

今公如山東。而因楚儀。公言伐魏於楚。果如張澤之言。則是令二人如禹。而二人既知之。其事不必成。則

是務自敗已。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

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

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

之以自重也。冉封於陶。公國。謂陶。德。楚。謂不為秦謀

國。請秦得之。以宣言三國。以自示信也。儀字衍。自重。自示重也。言為二人請薛公。得之以宣言二人。以自

示重也。

考異 衍文十六字一本無 高本無所甚之所字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除。治也。吳師道曰。扁

後漢書

鵲與武王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

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

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敗必邁反。○石

礙也。此如此人，指左右以其所不能而妨害人。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三川，韓地。按新序曰：寡人

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王令向壽輔

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

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令力呈反。下同。○輔行，副使也。向

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王急欲問其故。甘茂至

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

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倍背

同。數，色主反。○積之，謂二縣財賦積宜陽。呂祖謙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

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

賢先王。西河之外，魏地。上庸，屬漢中。本庸國。先王惠文王，賢其能信儀也。魏文侯令

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

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

力也。將子匠反。稽，遣禮反。○得謗書而今臣羈旅之

不疑，使之得立功，是文侯之力也。

後影圖

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

也，其外家韓也，蓋挾持外家而誹議甘茂也。王必聽之，言不如惠文魏文也。始與魏約伐韓，而聽誹議中，止是王欺魏也。甘茂伐韓，而王止之，公仲侈必謂伐韓者非王之意也。茂也，是茂受怨也。昔者曾

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

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

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處呂呂魯邑，杼，機之持緯者。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

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

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

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

夫音扶，為于偽反。○王為臣之疑當作王之為臣。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

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

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

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復扶又在爭之在，新序作果，此恐誤。息壤在彼，指盟地而警王也。穆文熙曰：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樗里公孫之譖，故與王為息壤之盟。卒之二氏之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識先後者矣。

考異 坊本十上有數字，侈作朋，一本恐下有之字。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

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懼而不進，韓必孤。

無奈秦何矣。楚與秦懼，而不進軍救韓，則韓失援，孤故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

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

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

地而許楚王。亡字恐衍，言秦固無膏以地許楚也。

考異 坊本逐作遂，地作他。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上時掌反，○卒士也。上登也，謂不登城也。

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將子匠反，○尉，軍尉也，對

字恐衍，言不論兵之強弱而攻之，兵必困敗，蓋軍尉欲息兵。甘茂曰：我羈旅而得

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擣

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

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

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相息亮反，下退嫁反，○說

王以必拔宜陽而得相，故曰餌無伐之日，謂無伐韓之日。

考異 坊本中作仲，高本無而宜之而。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為怨。今公用

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

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眾盡怨之深

矣。無事，謂無攻毀茂之事也。關君長曰：文有錯亂，或作今公用兵無功，秦眾盡怨之深矣。文義似順，言

秦人怒死傷衆欲拔宜陽而茂息兵則衆怨之深矣

考異 一本得作拔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

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

相御也為于偽反鮑彪曰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後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

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餘猶

言楚徒言與韓而已必不為韓戰以遺怨於秦以是知其相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

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

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為于偽反惡烏路反○得猶勝也言勝周以得九鼎

之助抑屈茂不勝天下惡秦攻周救韓急疾則茂攻宜陽之事敗矣

考異

高本此章在韓策吳師道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侯抑作市愚按

韓策高本從作達抑作印錢本劉本作印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

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

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

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使並所吏反數色角反需

音儒○健強需柔也者則之者恐衍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

曰寡人且相子相息亮反下同間音閑○關君長曰退燕避久曰間居此亦其義謂間時

王與衍共立也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

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

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焉並於處反○道如道周之道猶過

也蓋吏經過王與衍所立之處而聞之也犀首即公孫衍也

考異

高本連昭襄王策甘茂亡秦章末一本立作言韓子同劉本無道而二字韓子一本作道

穴一本作通穴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

秦啓關而聽楚使相息亮反為于偽反使所吏反○高誘曰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

秦相也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

秦鬻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說音悅下同○

怵誅通誘也關君長曰甘茂將攻楚楚蓋請和於秦而秦受之故曰見誘於楚愚謂楚必之楚疑當作魏

王不知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

必多矣一本注云寄疑割字舛誤言楚割地以和我必多矣

考異

坊本怵作誅鬻魏下補魏字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易以豉反

○畜養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隣約窮困也從隣謂使隣國服從今王

廣得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輕牽

單臣笑上角

政反為于偽
畔秦而合於

靡不有初鮮

善反○詩大
篇言先王敬

中行圍逼晉

也三家趙魏
於晉陽韓魏

棲越於會稽

為句踐禽死

稽山名艾陵
伐宋殺其丈

楚勝齊制韓

後子死身布

馬陵虜申布
太子見殺故

而不能終也

天下之士不敢

不敢窺陽侯之

能為此尾則二

此尾而有後患

吳智之事也詩

難塞先代反濟
之也世主謂

地名尾終也吳
百里者已行九

故曰末路今大

之難也

無其故饑其乎或株病上傳

維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而世主

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

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

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

禮反○雍擁通據有之也徒侵逼

侯陽侯地名古陽侯之國黃棘亦

吳王智伯也詩逸詩高誘曰言之

里適為行百里之半耳終之尤難

首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

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

為三家笑行戶剛反卒子律反

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隧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會稽上

其婦人其事皆見春秋傳梁君伐

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

拘於秦朝直遙反○梁君魏惠王

而拘執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

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

君也

君也

君也

君也

君也

君也

君也

君也

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據皆字及下文大王下疑脫楚王二

字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

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

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代秦。援于春反。復扶又反。○

君長曰。繩墨。蓋喻盟約。言二國在盟約之外也。四國

輕重。在得二國與否。故曰為權也。恐衍曰字。秦恐矣。

字訛。愚謂伐之也。言先得齊宋之援者必伐之矣。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

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

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

天下笑矣。鑠。消鑠也。謂被兵。消鑠兩國。秦楚也。

考異廣得諸本作廣德。今從曾本。坊本非霸主之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

遇桀紂。必殺之矣。為于偽反。說始銳反。○悍人也。中

括。高誘曰。中期。秦辯士也。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

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殺也。

考異坊本為昭襄王上凡十六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按史記時蘇代曰。君

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

為齊使於秦

後周園齋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夫音扶。處並昌。呂反。下同。欲去。

去我之去。起呂反。掃素報反。為足之為。于偽反。○處女未嫁者。愛猶惜也。重公於齊。謂使齊重也。乃

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矣。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說始銳反。累力委反。塞先代反。易以鼓反。盡津忍反。○茂事惠

武昭三王故曰累世也

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

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

從圖秦。是代借秦重贄厚祿。以使齊重也。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

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偽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

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

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

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

卿。命而處之。相息亮反。○偽疑當作為處。猶留也。

考異

坊本上賢人作賢士。錢本以相作以。相印高本蘇代作蘇秦。坊本偽謂作偽為。一作偽謂

齊潘王劉本以相迎之。作以相印迎之齊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數色角反。相息亮反。下同。太后楚女。昭

太后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

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必侵之矣。吳師

道曰。辛當作華。愚謂戎即太后弟。為華陽君者。戎為周相。楚必利之。是辛戎有秦楚之

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說音悅。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

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深入也。河東。東河之東也。對曰。割河東

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

公子池而問焉。任音壬。緩知王必悔。故不敢自任。王召公子池而問

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

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

從之。此講之悔也。三城。河東三城。武遂。封陵。齊城也。言不須割地。而三國將去。吾故從

之致三城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

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咸陽。秦都也。池亦不敢自任。使

王自擇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

之兵乃退。卒。子律反。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

考異 坊本下焉作之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

後形圖載

天下君必輕矣。

為于偽反。○關君長曰：以用也。收猶取也。合也。濟成也。秦王欲用禮合齊。

以成取天下也。徐乎遠曰：呂禮亡秦，必與穰侯有怨，若見用於齊，亦穰侯所嫉也。齊秦相聚

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

并併同。相息亮反。○聚當作取。史記作取。取猶收也。臨謂臨御也。并相謂并相齊秦也。此言冉之所輕也。齊

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

齊合秦者，以逼三晉之所惡。唯秦得天下也。而冉為秦相，則齊讎。冉必深矣。此言不獨輕而又齊深讎之也。君不如勸

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

力令呈反。卒子律反。○敝邑謂魏也。關君長曰：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

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

為重也。

予音與。○晉謂魏也。魏已封冉，故秦必重冉。齊雖惡魏，合於秦，與之城邑而不能支秦，取魏也。操當從史記作挾。坊本作採，蓋皆以字似而轉誤也。

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

大窮矣。

復扶又反。

考異 坊本予作與

泠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故攻宋也。

高誘曰：泠向，秦臣也。以猶使也。愚謂蓋向助齊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

有也。

高誘曰：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護其安邑。安邑在河東

近秦，秦可兼。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

取故云爾。燕鳥賢反。國名，皆放此。不復音惡鳥路。秦助齊攻宋，故燕趙惡其合。

必割地以交於秦。秦既得安邑，又得燕趙之交，故齊畏其強，必重秦也。則向之攻宋也。

且以怒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則猶然則也。

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助齊攻宋，秦王不悅，故向言如是。

考異 諸本故攻之故，一作使，今從一本。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

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為于偽反，按此語

再見趙策，彼為李兌，此為穰侯，蓋一時之事也。彼一作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一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蓋此若上脫莫字，除陰之訛。須深之訛，陰即陶宋地，穰侯所封也。

考異 坊本若作苦，時下無也字。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縣音玄，下同。鮑彪曰：縣衡，輕

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

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關君長曰：節，符

也。言結好通使，既積三世，齊秦爭合二國，二國合齊則強，故秦見伐矣。齊有東國之地

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

魚之口。塞先代反。○九夷，九種之夷。下文富擅越，隸

也。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

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權縣，言較輕重也。阿甄，齊二

里，故曰有三也。隸，猶虜也。周禮秋官蠻隸，閩隸之類。此句錯簡，說見上。蓋宋衛從秦，而在齊韓魏之間，秦所恃以間三國合從也。然僅當齊二邑，則不足恃矣。而齊之利有千里者二，以是秦不能與齊縣衡也。齊

有至此言秦所以不能與齊縣衡也。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薄迫各反復扶又反也言韓魏支分楚地取之以轉至鄭兵休復起則自足以害秦不必待齊之援矣况與齊合乎韓魏支分至此言秦所以見伐也。

考異

坊本破秦下更有秦字縣皆作懸高本焉作與一本無焉下齊字坊本無韓魏支分之魏字。

五國罷成臯。罷音疲。○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是也。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

其心乎。王曰未也。

為于偽反相息亮反○收取而用窮而去於齊今見在齊有功而用太后曰窮而不收取而用之不能谷成陽之心也。

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言窮而不見收者達則能報其怨故不為王用韓魏不欲成陽而秦用相之二國必怨不惟不為王用且失二國之交也鮑彪曰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劉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敗必邁反○藍田秦邑鄧楚地三國齊韓魏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

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况於楚之故地。說始銳反使所吏反下同去起呂反○高誘曰去舍也舍楚而往攻

秦愚謂應和也故地謂漢中也。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

之辭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

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辭即上文告楚辭也。為若也。言秦知楚與三國謀。則必不

肯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秦愈不敢出。則

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走則候反。離力智反。離秦謂絕秦於楚。

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

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考異 高本云作去。諸本以下無告字。今從一本。高本大勝作大臣。坊本無勝字。今從曾本。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王夫人。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

秦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

也。取七住反。言取齊女與齊合而劫魏。則上黨必可得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

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鮑彪曰。負芻以母故必事秦。已珉

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

珉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

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為于偽反。已謂負芻既立也。珉魏

臣也。與薛公爭權。故欲困之。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位。因二人以劫魏。困薛公。則魏懼而復齊女。負芻德

秦終身事秦。齊女怨薛公。出已終以齊奉事秦矣。

考異 坊本劫作劫。欲以齊秦下無劫魏二字。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

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復扶又反。關君長曰。以和趙為事。而從冉欲

和因起成則起重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則疑割誤

雖再不窮而又輕蓋言和不速成再有窮與輕之

恐不如無多割趙地而疾和也

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齊懼令田

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陽武齊邑順子

齊公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

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敢斥王故秦王使公

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

恃大國不義以告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

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

益甲四萬大國裁之他徒多反倍音佩使臣之使所

家為里里各立社據之則二社僅五十家耳或蘇代

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

為于偽反下為之同必之期秦必不然也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

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

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夫音扶下皆

下孟反○趙秦之深讎五字疑衍文三晉數背欺而

秦不以為不信無行者蓋欲其不相結也今破齊以

我國家策上解 卷之三十一 後周園龜

故不_利於秦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

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

射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罷音疲，射食亦

謂趙下恐脫楚字，言破齊之易，晉楚不疲弊，秦不能制其勝矣，不曰晉楚而曰天下大之也。秦少

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

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言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秦多出兵，則為晉楚所制，齊見秦見制，則必走晉楚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

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頓壞也，謂下為晉

楚強戰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

秦之愚五也。高誘曰：齊秦為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

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安邑

魏邑，安之謂保安安邑也。上黨兩屬韓魏，高誘曰：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

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腸胃喻腹心，即謂安邑上黨也。故

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

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史記曰：於是穰侯不行，引

兵而歸秦。

考異 不義一本作弗義。錢本劉本共作不，以為義往來者之言。高本作往來之者言。錢本劉本

及一本作往來之言者，諸本弩下無射字，今從錢。劉本坊本恐則下無必字，秦破作秦伐。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藉在夜反，數色主反。造客卿名。攻齊之事成，陶為也。藉借也，謂下借以制天下之權也。

後周國籍

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

亡之機也乘繩證反下同長丁大反朝直遙反鄰指齊也恤憂也謂有為齊所伐之憂而不

能據有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

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

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

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

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

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相息亮反不王之王于況反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

七十餘城惠王之初齊田單破燕盡復之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

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樹臣庚反盡津忍反周書泰誓之篇樹立也滋

益也今書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吳伐越而不卒功故為句踐禽燕噲之亂齊伐之而不卒功故有樂毅

臨淄之役此皆除害不盡故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

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

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卒粹同關君長曰秦從齊已合矣

齊又合趙則齊有秦趙之援而不畏燕故深讎其相國愚謂君之讎讎君也誅責也謂責相之罪於燕也

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

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

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彪鮑

戰國策卷之五 卷三十一 後周國非

曰、河南、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關君長曰、達途、謂通使於諸侯、

考異

坊本無率字、及至下而字、書作詩、高本非以作以非坊本齊趙作齊秦、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頃音傾、將子匠反、使所吏反、說昭之說、始銳反、姚宏曰、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愚謂、黃歇、春申君姓名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而關君長曰、至極也、冬至日長極而反、短極也

愚謂、呂子似順論、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即此意、致至而危、累基是也、

委反、下同、○胡三省通鑑注曰、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基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基不隆、

王曰、危哉。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乘繩證反、下同、○二垂、謂西北邊垂也、先帝文

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從子容反、要一遙反、○史記不今王使成橋守事於

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

地。王可謂能矣。橋音橋、○司馬貞曰、秦使成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越然也、愚謂

北地之誤、燕秦之誤、以字音近、似而誤也、史記新序

共作以其地入秦、可以證矣、入出皆使韓入出也、

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

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魚反。○杜塞也。燕酸棗虛桃人皆魏邑名也。雲翔謂如雲回翔言楚燕救魏之兵畏秦強而不敢敵也。

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行首垣以臨仁

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復扶又反。下同。濟子禮反。○復之謂

復舉兵也。蒲行首垣仁平丘小黃濟陽皆魏邑名也。嬰城謂二邑環兵自守也。王又割濮磨

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屬音燭。斷音短。要腰同。下要絕同。○濮水

名。磨地名。關君長曰。此說秦王不宜謂秦或韓字訛。魏已服矣。當依史作趙。要為人身上下之中脊為左

右之中也。蓋言秦中斷四國令不得相救援也。五六猶五次六次也。高誘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

秦王之盛也。或曰。五合六聚當作。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也。高誘曰。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

故曰。使無復後患。按史記。誠作地。據高注。則此亦本

作地。傳寫誤作誠也。碣哲夫曰。三王五霸不足為也。何與彼為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壹毀魏氏

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負亦恃也。壹史記新

序皆作乘。此恐誤。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鮮仙善反。之易之易。以豉反。下同。○詩見前。易未濟彖辭

曰。小狐汔濟。濡其尾。程傳曰。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

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僂。而不

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

榆次智伯葬處，干隧夫差死處，沒溺也，易慢易也。

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

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

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從才用反。○從縱通，謂縱舍不戒也。三江

婁江、東江、松江也。浦，水濱也。高誘曰：鑿臺，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

曰鑿也。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

大王慮而不取。

為于偽反，下為王同。○楚毀則韓魏無患矣，故強按史記新序，皆強下有

韓字，此恐脫落。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

國敵也。

援于眷反。○詩逸詩，關君長曰：遠宅猶遠地，言威武之大者，不復涉遠地而攻，久必有近

敵之可伐者，以喻不可遠攻於楚也。故曰：詩云：他人楚援也。鄰國敵也，愚謂亦速交近攻之意。詩云：他人

有心于村度之，躍躍躡兔，遇犬獲之。

度待洛久，躍他歷反，躡士咸反。

○詩小雅巧言之篇，村亦度也。躍躍，跳走也。躡，狡也。遇見也。遇犬獲之，謂見獲於犬也。下遇奪金兩於涂

與之同，言狡兔雖善走，或時為犬所獲，以喻韓魏有心，秦宜村度之，秦雖強大，或為韓魏所獲也。今

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

敗韓魏而不卒

功既而信之，故曰中道而信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

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

言二國之善秦慮患以欺也，不可慢易而失時

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

焉。重直龍反。○無德而有怨，此二國之所以不可信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剝腹折

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後影圖

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

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夫音扶下同墮許規

記作孤傷新序作潢洋蓋三者古音與彷彿相通彷彿

有怨也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

失乎舍韓魏而攻楚失計也徐乎遠曰是且王攻楚

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

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音惡

鳥藉在夜反下同關君長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

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

之實也隨水名水北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

王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

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

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方與上音房下音

魏也起應王謂起兵應秦攻楚也構構兵也留以下

七邑故皆宋地時屬楚泗水名也鮑彪曰秦與楚戰

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校猶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

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

以禁王之為帝有餘詳伴同關君長曰此惟謂齊

後

謂齊慮患佯事秦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

兵革之強，一舉衆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

齊，是王失計也。高誘曰：事戰事也。注屬也。關君長曰：據注，衆舊作事，傳寫誤矣。注地，史作

樹怨，蓋因下文注地於齊而誤矣。地當依史作怨，愚謂秦破楚，則韓魏之強足以技於秦矣，是自使屈命

今於韓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

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

關中之候。關君長曰：授首，史作斂手，謂服從也。義長

在其中，若秦漢關中侯也。下文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

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

畿，故曰關內侯。通鑑秦紀注：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

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若是，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召音邵。許鄆陵，環兵自守。王

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

手而取也。方苞曰：秦得韓魏，則地接是王之地一經

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

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經曰：

亘，東西海也。要，腰中也。謂秦地自西海亘東海中斷

天下也。危動，謂下以危亡之事恐動之也。持，謂下執持二

國，使不得離畔也。痛，謂攻伐之急也。史記曰：昭王

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考異坊本章首至關之爲一章，蓋吳師道以姚本

補之也。聞之下，有說秦王曰四字，別爲一章。姚本

姚本無此四字，合爲一章，今從之。蓋四字行文，纂

後周園痛

卷三十一

後周園痛

作莊王坊本以北作己北杜作社高本雲作云休
甲作申一字特作材一本無坊本壹作一纂無下毀
魏氏之氏字高本沒作設坊本既勝作遂攻國也
下無此何也一句一本百作累坊本折作拆一本
僵作倒高本乎且之且作是坊本必攻上無王若
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一句構上有兵字諸本以
肥上有於字今從劉本坊本下吏作不吏劉本餘
下有矣字坊本之強下無一舉衆三字史作壹舉
事高本以臨韓作臨以韓坊本授作受
地於齊作地於秦經作注日元作任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
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

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夫音扶今並力呈反處昌呂
反○新成君羊戎也郎中親

近官關君長曰臣段產自謂君謂新成君也議誹議
也言郎中嫌議人於王則不能使人無以此議臣於
君也

考異

坊本令人
之令作使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

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造父上七
報反下音

甫○王良趙簡子御者見孟子取取路之取謂行也
造父為齊王御見韓子蓋周末人此書亦可以證矣
其為周穆王御者蓋列子寓言而史遷疎謬也其見
管子假託之書不足信據馬鮑彪論其不得與王良
同時失考矣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

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服與服牛之
服同猶御也曰子縵牽長縵索
謂縵

故縵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

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

縵牽長也難乃且反相息亮反塞先北反○事御事
也難害也關君長曰言縵牽害御至微也

而馬不能行千里已雖不肖其於秦事亦有微之用不解釋其塞籠者則有微害事矣

考異

一本無里馬之馬字纂繆作纏

凡四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三下

橫田惟孝著

秦下

昭襄王下

凡十六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

范子名睢字叔魏人也王稽秦謁者令正政通不得蔽隱謂不得自蔽隱其能也利通也言宜行其言而益通中其道也林西仲曰以上言秦王

當使己面陳其言。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

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

王乎。惡鳥路反，斷丁亂反，質鑽同，要腰同。○人主當

身，下敢以疑事試王，必確有所見而後言也。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

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任音壬。○秦法任人

言則為反覆，罪其薦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謂薦任臣

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

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者，

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厄當從史記作碗，砥碗以下四

此恐脫落，林西仲曰：不以良工失於鑿別，而減其價

以上言己雖見棄於魏，未必不可以利他國。曰良工

曰聖主為父母之國而言也。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

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

故也。為其凋榮也。為于偽反。○大夫稱家，諸侯稱國，

諸侯所榮，而為明主所取，所以不得擅厚也。以上言秦王宜用己以厚國也。良醫知病人

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己。舍音捨，復扶

利害疑也。以上亦言秦王宜察己之言，以決中用舍也。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至，謂極深也。林西仲曰：指太

已面陳至語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

戰國策正評 卷三十一 後影圖

後影圖

賤而不足聽耶。亡音無。○闔合也。吳師道曰：亡其猶

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及韓策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言

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吳說得之，言

言議也，賤賤已也。林西仲曰：以不得見自疑。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

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故指其足下也。以上言

欲面陳以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入持車召之。

○上時掌反，說音悅。謝謝其得久也。

考異坊本無為作無謂，高本前上有王字，無下者

共榮作弊，高本亡作已，一作以，一作抑。諸本謝王稽下有說字，一本無，今從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

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

雎辭讓。唯音雖。○庭迎，下堂而迎也。致敬也。義渠見

渠，戎王與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

起兵滅義渠，閔病也。敏，達也。言自竊病於不達事情

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下見賢遍及。○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屏，必郢反。○林西仲曰：唯前上書云：語之

至語也。范雎曰：唯唯。唯，唯也。西仲曰：應之而不言。有間，秦王復

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

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復扶又反，下復見。○蹠，長跪也。臣聞始

若是者交疏也。

父音甫，疏疎通，下皆同。○林西仲曰：漁父與國君，非有平生之素，已

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說始銳反，林西仲

曰：言深，即前書所謂語之至者，非淺近之說也。

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

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

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

卒子律反，下卒與同。

其王之王于況反，下霸王同。○即猶若也。林西仲曰：言文王不以呂尚為漁父，而疎之，與深言而成王業，

王與已，秦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

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

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

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

臣弗敢畏也。

處昌呂反，下皆同。○林西仲曰：君臣之事，其事大，骨肉之間，其語難，皆當深言，

但未知王心，不以羈旅為疎而與之否。

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

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

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

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

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何患乎。

厲，癩通，下同，被皮寄反，下同。○司馬

腫，若癩病然，愚謂亡，放逐也。烏獲，孟奔夏育，皆勇力之士。伍子胥索載而出，昭關

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

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蒲服與匍匐同。○素載謂藏身於橐載而箕子接輿

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

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

何耻乎。行下孟反。○林西仲曰。二子無益於主。猶臣

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

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所恐之恐。丘勇反。下所

也。關君長曰。史即作鄉。此恐壞字。杜口。不言也。裹足

不行也。林西仲曰。言身死反以累秦。失天下之心。所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

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

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離力智

扶下同。治直吏反。○保傅。女保女傅也。林西仲曰。言

天下杜口裹足之後。則王所與處者。上則太后。下則

姦臣而已。在宮中。不聞外事。必致終其秦王跪曰。先

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

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

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

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恩

辱也。史記廟上有宗字。此恐脫落。范雎曰。大王之國。

後形圖載

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乘繩證反。騎奇寄反。為于偽反。○齊策韓子盧。天下之疾犬也。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

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多出師國虛。則韓魏

或乘其間。故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使人不義矣。已少出師。而使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與國指韓魏。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將子匠反。辟闢通。○關君長曰。再字不見所指。又與下文不協。疑當作且。

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羅音疲。藉在夜反。○罷露疲羸通。又作罷潑。見呂子。藉賊兵二語。蓋古語。李斯亦引之。以上言秦越韓魏而攻齊。其害亦如之。徐子遠曰。秦之伐齊。其禍不至此。而深言之者。以下前言秦國之危。此猶隱之。若不重言。代齊之害。疑首尾不相應矣。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舍音捨。○吳音捨。

道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

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趙武靈王亡中山此

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

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

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

齊附而韓魏可虛也。虛墟同。○樞謂樞要之。地虛謂可使為丘墟。王曰寡

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

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

舉兵而伐之。穆文熙曰。雎謂親魏非真親。伐乃真伐也。惟親之乃可伐之也。於是舉

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邢兵邑。曰。秦韓之地形

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

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

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

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

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

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行戶剛反。焉於虔反。○穆文熙曰。雎切數百語。無

非下激發秦王欲得此語過此然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策士之術深哉。

考異 高本連前章。今日二字。今從纂。坊本迎下無謂字。

得字。請曰作進。日俱下有南字。高本勇下有焉字。

錢本上四句皆有坊本。羨水作羨夫。幽囚下無終

身二字。諸本接與下有漆身二字。一本無。今從之。

高本反。閉下無關字。姚宏曰。李善引有關字。臣意

止。函師曾本。錢本作臣計。王之少出師。不可親。錢

本作可親。纂重幣。並作厚幣。坊本無。王不如收韓

一句高本欲收韓下無韓字
劉本有今從之坊本榮作宜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

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不聞其有王穰侯華陽太后

弟涇陽高陵昭王弟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

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夫音扶使所吏反斷音短○擅亦專也不顧不顧王也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

使於外也擊斷謂刑久進退進退為此四者下乃所謂

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焉並於處

反四者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君關

長曰言是人主之事而太后穰侯使操王之事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操七刀

君長曰使秦謂使事者也操猶挾也言下再擅國事

故其人挾秦王之重決裂從約也天下總信山東之

國也愚謂剖分也符兵符也言下再之使者分兵符於

諸侯微發其兵以征伐敵國而諸侯皆從其令也此

言穰侯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

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弊斷也御制也謂下乘戰

此言利歸於再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

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披並普靡

亦引此言無詩曰字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

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

後周書卷之五 卷三十一 後周書

管總理也。猶專也。關君長曰。史縮作擢。義自不同。縮約束之也。蓋既擢其筋而約束之。以懸之廟梁也。或曰。縮與擢通。未知孰是。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華陽佐

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

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

也。卒子律反。朝直遙反。○危言以恐惕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

侯。出高陵涇陽華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

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齊下恐脫桓字

考異

諸本齊之下有內字。今從一本。諸本華陽下無高陵二字。亦從一本。諸本諱下無高陵進

退不請一句。涇陽下並無華陽二字。今皆從曾本。類也曾本作類。已纂同。諸本末高陵下有走字。今

從一本。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應於陵反。與音

也。恒思地名。神叢。神祠叢樹也。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

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

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

而叢枯。七日而叢亡。少詩照反。藉並在夜反。下同。為並于偽反。下為王同。○博。局戲

也。投。投瓊也。鮑彪曰。右強而便。欲自取勝。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

久以此得無危乎。此言國勢不臣未嘗聞指大於臂。

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此言臣之勢不百人

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心裂。

以爭持者眾也。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

後周臣

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己己稱瓢為器國必裂矣。稱尺證反

○稱適也言秦國不適瓢為器用則止矣既適瓢為器用而眾爭用之則國必分裂矣猶百人與瓢也以

上言國勢必不可分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

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且今邑中自斗食

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

事則己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

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披並普靡反上時

恐之恐立勇反○斗食謂歲俸不滿百斛計臣聞古

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

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治直吏反○關君長曰據

威持內其權施外使者謂使用事者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

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

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

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操七刃反盡津忍

右當作讓侯之幣帛猶其幣帛也下章之力三貴竭

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

處三分之一也。處昌呂反○三貴太后讓侯華陽也

也上太后用之是王處三分之一也考異

坊本無己稱之己字高本聞之下有也字諸本且今作其令一本其作且纂令作今今從

之、高本王果上有我字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對曰。弗如也。如耳。韓臣。魏相。孟嘗。先時相魏。王曰。以孟嘗。孟嘗之賢。

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中期。秦臣也。推琴。猶論語舍瑟也。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

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

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行戶剛反。智范中行韓魏趙六卿分晉。故曰六晉。毛萇

曰。築墻者。一丈為板。何休曰。八尺曰板。胡三省曰。二尺為板。愚按。城不沈者三板。言水深而城危。則胡說

是。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

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

邑。絳水利以灌平陽。行下孟反。乘。繩證反。行。巡視也。驂。乘車右也。兵車將居。中。御

居左。居右。為車右也。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也。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

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

國亡。為天下笑。肘。以肘築之也。躡。踏也。踵。跟也。不敢正語。故肘足相警悟也。今秦

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

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易。以致反。賢。猶勝也。易。

輕易也。

考異

坊本無左右皆曰甚然六字。曾本劉本共無。履魏桓子四字。肘足作踵。肘。高本無。賢。下其

字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

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以人從葬曰殉。庸芮為魏子說太后

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

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

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

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為魏之為于偽

反說始銳反。○穆文熙曰：死之無知，婦人何足知之。太后雖強言無知，而實畏其有知也。

考異 曾錢劉本共乃私作及私一本無乃字

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久者，有攻

地者。攻人謂以人為言而攻，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攻地謂欲得地而攻。

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內攻魏欲得其地也。地者

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

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能勝也。樂音洛為于偽反。

樂死謂以君死為樂也。今王將攻韓圍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

地而攻其人也。將攻韓故圍涇也。王攻韓圍涇，以張儀為言。

鮑彪曰：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田汝成曰：此或別一張儀，未知孰是。儀用事於韓，故圍涇以儀為辭，所謂攻其人也。

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贖

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力多謂得志也。言儀得志於韓，則削其地以與秦，以自贖

其罪幾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愛與不如張儀

讀如豈

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盡津忍反。○力言下不得志。則不能割地。因責而逐之。更與韓以不及儀者。而求地也。

考異

能字。削作割。如下無張字。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應於陵反。過音戈。賈音古。下同。○璞。璞同音。因誤聞也。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按史記。趙公子成號安平君。與李兌俱圍主父。此平原或安平訛降。貶損之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穆文熙曰。大抵人之徒有名而無實者。皆朴類也。然物之朴易辨。而人之朴難識矣。

考異

坊木模作朴。無視之二字。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從如字。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身者何。則有爭意也。秦相之相息亮反。應於陵反。輕牽政反。○輕猶忽也。身言以。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予音與。下皆同。○武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安地名。高會大會也。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乎也。其可得乎者。與之昆弟矣。

謂應侯謂唐雎也。邯鄲趙國都也。言邯鄲之人。誰來取金者。於來取時。其謀攻秦者。固未可得。盡予金也。

其可得乎者則與之。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復扶又反。公指唐

睢也。與讀如為。言睢為秦計功者則不問金之所出入。其可得乎者多而金盡則睢之功多矣。恐或金不足。故復子也。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

大相與鬪矣。能猶足也。言散金不足三十士。相與爭得金。攻秦之謀敗也。

考異坊本已欲作已有。一本王見作臣見。高本無使唐之使字。行下更有行字。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

應於陵反。○按史記諱趙使蘇代說也。曰君之間有武安二字。又下有曰字。此恐脫落。武安君。秦將白起也。馬服君。趙將趙括也。趙亡秦王。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

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亾鄆郢漢中。禽

馬服之軍。不亾一甲。雖周邵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

趙亾秦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

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王王下並于況反。為秦之為于。偽反。下為趙同。○史記無以字。

此恐行。秦嘗攻韓邢丘。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

上黨不降秦而入趙。為趙守之。故曰返。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

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

所得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為武安功。樂音

關君長曰。史攻作亡。按上文趙亡兩見。史似長。史上文曰。韓趙恐下文曰。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此言因趙恐請和。而割取其地。史因作無。言趙割地約和。則白起無亡趙以為功也。此句欠通。得史用暢。

考異坊本然下有曰字。諸本周下無邵字。今從錢。劉本。諸本。刑下無丘字。今從一本。劉本無邢。

丘二字無幾之無諸本
作不能二字今從一本

應侯失韓之汝南應於陵反下同○應秦昭王謂應

侯曰君亾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

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

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

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

憂焉相息亮反○相室家臣之長猶諸侯相國也按

大夫為諸侯猶襲故號而稱相室耳臣奚之臣亦嘗

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亾汝南乃即與為梁餘子同也

臣何為憂兩為子疑並當作為梁餘子蓋脫文餘秦

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

味卧不復席今應侯亾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

曰臣請得其情便安也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

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

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

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為秦之為于偽反

長曰勢恐幸字訛愚謂為將二字恐衍臣恐而字訛

細謂小國逆猶犯也言韓以小國顯逆犯誅責奪汝

南是輕秦所師也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關君長

而侮傲無將才也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

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不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猶以

以為也、關君長曰、虜恐慮字訛、蓋言王以為下、唯為中、上、汝南之憂慮也、每唯言代、韓、而王不聽、為之而已、

考異

一本君下下有汝南二字、坊本公之作、公子、高本下即與作與、即、劉本無、即為二字、一本

上情下有何字、坊本乃往上無蒙微二字、高本為秦作秦為錢及一本無虜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

曰不可、其說何也。復扶又反、下皆同、○俸、扶祿也。武安君曰、長平之

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事役也。秦

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

其財。靡亡油反、○以食食之曰舖、以食饋之曰餽、言勞苦戰陣者、相饗以慶不死、傷也、靡散也、厚葬

厚養、相饗、以靡散其財也。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

不得療、涕泣相哀、勦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此

趙民畏懼而懲也。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

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

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

勢、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朝直

好呼報反、并併同、下同、○關君長曰、嫁往也、列于天

瑞篇曰、將嫁于衛、此言使者出往四方諸侯也、外成

言外與諸侯交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

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將于反、下除將加

言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應於陵反下同數色上反下數倍同恐血勇反下恐懼同藩音

善○鹵摺同大府也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十七七八言十分也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

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倍音同帥所類反○兵深入城邑在後故曰倍發梁焚舟示不還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優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

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北音佩，又如字。○孤，勢孤也。鋒，軍之先也。之力猶其力也。

上章之幣帛，可以證矣。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

之有哉。言伐楚韓魏而能立功者，皆計三國形勢而利之也。今秦破趙軍於長

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

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

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

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

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長丁反。

以下遐嫁反，下弗下同，令力呈反，行戶剛反，句古侯反，會古外反，稽音雞。○折節，屈君臣之節也。言屈尊以下久也。推推讓也。言卑體以下久也。關君長曰，以卒伍有關，令妻妾補縫其間，若所謂彌縫其闕。

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

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出

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

病未能行。挑徒了反。○摘，燒敵求戰也。應侯慙而退，以

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

王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

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數，色角反。○關君

秦故趙為寇，圍邯鄲。後數攻之而不失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

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

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

人恨君。強並其良反，為于偽反，下為一為天同。○重，謂重賞也。武安君頓首曰：

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

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雖不行無

罪當作不行，雖無罪，關君長曰：覽猶聽也。釋舍也。舍趙不攻，以養息秦民。撫其恐懼，伐

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

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

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

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

大耶。夫音扶，耶音耶。○高誘曰：言不能為起，屈欲以勝為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為威。

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

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

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不忍為辱軍之將，所謂變

蓋應侯既許趙和，以阻撓武安，而又勸秦王強起武安，以重其罪，而杜郵之禍始成矣。雖真殺起哉。

考異坊本糧並作糧，食作實，勦作戮，晏退作晏罷。高本無將之下卒字，之戰作戰之，纂流血作

血流，坊本以故下無至今二字，嘗作常，民心作民。以纂二軍作二國，坊本原下無君字，諸本諸侯上

無觀字，今從纂。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下退嫁反。○蓋時王稽為將。莊謂王稽曰：

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人

許也，蓋王命勿用人言，而稽許之也。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

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

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

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

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去起呂反，下同。○既去

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姬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內納通。○閭

婦也。高誘齊策注曰：孺子，幼艾美女也。內，謂私之也。士者，未取妻之稱。戰國纂標注云：此處有缺文，某士

以下，似有此言。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

之者，人心固有。雖已去賣之，而本無是心，故不能不

人告我之心，人皆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

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姬。言稽於王命，不必行。且君

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人揉推，眾口所

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三人言市有

見魏策，揉，屈伸之也。言眾怨可恐。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

以反。惡毀也。摯，稽之副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

秦法任人，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范雎曰：臣東鄙

之賤人也，闕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

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

與王之舉也。援于眷反。○魏在秦東，故

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

所議也。罪人指王稽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

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

而善遇之。相息亮反。○有

考異：坊本，姬曰下有日字，某士作謀士，高本某夕

作其夕，孺作孺，坊本十人作十夫，一本職作

後周臣痛

執一本
作取

秦攻趙。蘇子為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

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

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為于偽及○
為謂為趙也

博論而技藝之。言博論撰其才。而各從技藝而用之。
力不困。功力不窮也。多聽而時用之。言多聽受其言。

而以時施中用之。惡不章。過惡不顯也。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

時之用也。即所謂多聽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

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

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行下孟及惡
鳥路反○辭

順謂其言
遜順也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

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

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樂音洛
○後恐

復訛。言地既廣矣。民不樂復有
事也。不再行。言一舉而止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

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

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力盡謂民力盡也。必
期必也。四輪謂通達

四方也。邯鄲。趙都也。得邯鄲。謂得其國也。言今秦怒
趙不服。期於其為己鄙邑。則趙所存無幾何矣。然而

趙通達四方之國也。今雖得其國。兵頓
力盡。四方來伐。非秦國長久之利也。意者地廣而

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

言四方來伐。則地廣而不得耕。民羸而不得休。又新
民未服。嚴之以刑罰。則一旦雖畏服。而卒離散矣。此

所以非國
之長利也。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

後形圖載

輕者地不入也。

物事也。斷猶止也。地不入，謂地不為己有也。言戰勝國宜安而危者，以戰

事不正也。上文民贏而不休，是也。功大，權宜重而故

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己之求，君不得於臣。

而戰勝

不休，過任之事也。功大而猶求功，無己之求也。

故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

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

王于況反。言知微不止

至著，而不忽者，可強國。察休息民，當事可上而用，而不盡其力者，可霸。明輕積至重，而能慎者，可王。此言秦王

宜中不忽，輕微，早案兵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

必為從，將以逆秦。

從子容反，下為從從一

蘇子曰：臣

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

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

過矣。

盡津忍反。此時必二人欲為從。

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

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

夫音扶，罷

音疲，下皆同。○關君長曰：慮字恐因下文誤衍。亡齊謂有亡形也。趙為秦所攻，故謂存亡不可知也。許應

元曰：是時韓秦方睦，故以秦韓並說。夫齊威宣者，世之賢主也。德博而

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

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十年。攘

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

將子匠反，下皆同。塞先代反，虛音墟。○關

君長曰：十年屬上，攘地恐衍。年下承以秦人，文理自順。愚謂遠迹，畏而避也。服疑當作報，戾疑當作矣。皆

字之誤也。或曰：戾厲通，居宅無入曰虛，死而無後為厲。鮑彪曰：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齊。

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

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

言齊破韓魏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者以下齊

攻伐秦楚而後受其殃故也

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

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

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

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

田單疑當作田文司馬穰直也言當富強之時尚不

能為從窮秦况以今欲為之可謂至誤又知從之一不可成也從一不可成也一句結上起下客有

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

己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

此四十二字疑他章錯簡

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

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

去而不從。

懷蓋魏地三國齊楚趙也從之謂將以擊秦也趙奢趙將鮑佞齊將言三國起兵欲

救懷追秦而卒不果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猶亡

愛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

趙奢鮑佞之罷也故裂地以敗於齊。

亡音無敗必邁反亡其猶亡

乃也罷驚也言不救不從者以兵困將驚秦不田單

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

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

馳於封內即橫行於中也不識從之一

成惡存也。

惡音鳥結上文兩節言從之必不成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

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解兵謂解攻趙之兵也二

十九年不相攻此辨士增飾之辭不必深辨也

考異

坊本蘇子下無為字聖主之主作王下賢主同高本怒趙作趙怒坊本輪作輪高本無識

手二字纂識作知高本民用作用民坊本攻秦下更有秦字塞作函高本無為從一之為字坊本今臣作今人一本佞作接坊本是以下有知字諸本罷也之罷作能今從一本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

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

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說始銳反○吳師道曰張儀當作韓非按韓子第一篇初

見秦文與此同吳說是也言不審即不智也裁制也言察其言當否以裁制其有罪無罪臣聞天

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

為難臣竊笑之從子容反下皆同難乃旦反下為難同○天下總稱山東也陰北陽南也

物茂卿曰趙為從長故此不言趙而北燕南魏專據趙立言韓最親秦乃從家所擯故曰收且韓非回護

詞耳愚謂荆楚也避莊襄王諱固固結也韓時弱多喪地故曰餘韓西南西向之訛韓子可以證矣世

有三匹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關君長曰蓋古語之比六國有三匹

之道而秦得天下也引此結上文故曰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匹

以邪攻正者匹以逆攻順者匹治直吏反下不治同○所謂三匹也今

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

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也其上

不能殺也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

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數色主反下皆同質鑽同○藏貨財曰府庫藏穀粟

曰困倉困圓倉方也張軍謂張設軍陣也管子張軍

而不能戰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言刑器在前後謀不

進戰者也韓子去走作却走下行字作信此今秦出

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斷丁亂反。下斷死。斷生同。○物茂。戰鬪。蓋言賞罰明之效也。愚謂衽衣衿也。頓踴也。徒空手也。跣袒也。韓策秦人損甲。徒程以趨敵。熱灰謂之煨。煨炭火也。斷死。以死自斷也。前謂未戰以前也。比並也。比是猶言皆然也。夫斷死與斷

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夫音扶。下皆同。○合與敵合戰也。今秦以下至此。言秦賞罰信之效也。今秦地形。斷長

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

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斷音短。○與天下言與天下爭也。物茂卿曰。良將所練。其軍有名。如岳家軍類。故曰名師。師軍旅也。愚謂韓子知作故。甚作其此恐誤。然而甲兵頓

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積子賜反。下同。索所

白反。下同。王于况反。下霸王同。盡津忍反。下同。○頓壤也。索盡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無異故。猶言無他事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

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

戰國策正解 卷三十一 後周園莊

存亾也。

濟子禮反、塞先代反、乘繼證反、○使、役、使也、詔告也、五戰之國、猶言五戰勝之國也、即南

破東破之類是也、一戰不勝、謂燕昭王入臨淄之役也、

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

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關君長曰、株在土上、故曰削、根在土中、故曰掘、謂使無萌孽之

也、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

亾、奔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

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

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朝直遙反、下同、○郢、楚都也、韓子五都作五湖、按都渚、豬古字通用、五都、即五湖也、伏、竄伏也、舉、如舉物

然、言易也、貪、猶欲也、強、當從韓子作弱、此下文亦作弱、下同、一舉、猶一行也、而謀臣不為

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亾國、聚散民、立社主、

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

之道一矣。

此謀也、韓子社下有稷字、此恐脫落、下同、

宗廟號令所出、故曰宗廟令、此言秦與削株掘根相反、一失霸王之道、

天下有比志而

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

拔、拔梁、則魏可舉。

有音又、韓子作又、比毗志反、下同、華、胡化反、○華下、華山之上下也、詐

疑計訛、下同、物、茂卿曰、此言出於王獨斷、以舉魏、則見謀臣不盡忠、鮑彪曰、梁以都言、魏全國也、

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

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

鮑彪曰、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趙尤近秦、故

危、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亾國、

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子韓

宗廟下有令字。此恐脫。落此言二失霸王之道。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

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

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

矣。暴步木反。鮑彪曰。兩國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取剛壽以廣陶之類。愚謂潞露通。羸也。呂子士民罷

潞是也。此言三失霸王之道。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

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復。上非

能盡其民力。彼固亾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

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輕率政及。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

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無險固。故曰不復。民土著之民。氓。流亾之民。爭上黨。馮

亭事。見趙孝成王策。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

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

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

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

有也。降戶江反。下同。○上下謂君臣貴賤。謂卿士完當從。韓子作。竟。蓋字之誤也。竟管同。猶包也。

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

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蓋東陽河外。本齊地。而趙嘗取

之。今復齊取之。故曰反。是齊燕皆乘趙敗而取之也。然則是趙舉。則韓必

亾。韓亾。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

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

氏一舉而三晉亾。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

氏為和。壞音怪。○關君長曰：蠹若蠶食，魏無救援，故

白馬津名也。須待也。以繩次物。以大王之明。秦兵之

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亾國。是謀臣之

拙也。韓子霸上有奔字。此恐脫落。韓子尊作且夫趙

當亾不亾。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天

臣之拙。一量知謀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

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復扶又反。○韓子兵

驚。字音之誤也。天下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

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

力三矣。并併同。○李下。邑名。厚猶大也。交罷却。謂秦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

之從。豈其難矣。極。謂度其力之所至。以猶以為內者

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

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言內罷病空虛。外合

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

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

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

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

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

將子匠反飲於鳩反洹音完

百萬之眾飲馬故水竭而不流也縞之纈者曰素質略之義素甲蓋言不堅也吳語素甲丹甲以色言恐與此義異莫不傷言傷殷之亾也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

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

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

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

襄主之功使所吏反○三國昔韓魏也禮大夫稱主錯當從韓子作鑽字之誤也鑽亦作鑿飾

郭篇鑿龜數策字異義同龜卜之法先鑽而後灼之策著也灼龜折處曰兆張孟談趙之謀臣也反智伯之約謂反智伯之國疑當作智伯之軍今秦地絕長續

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

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

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亾韓臣荆魏

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昧死謂矇

罪以舉之舉據下文當作一舉而三字蓋脫文也鮑彪曰齊燕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亾以此故也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

不破趙不舉韓不亾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

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

不忠者徇行以示久也吳師道曰韓子作以為為王謀不忠者愚謂韓子可從但今本無一為字

考異

韓子審作當無餘字無以逆攻順者亾六字曾本張軍下有聲字韓子十作十百萬下有其頓首載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二十字坊本去走作去之罪作非一本罪下有

也字今從之坊本無其上不能殺也六字韓子作
 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錢劉本無其百
 姓不能死也耳無相攻事曾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韓
 本作不攻耳韓子作耳煨作鑪比坊本作比韓子作皆
 子冠下也韓子作者貴奮下有死字合皆作對一
 生也之也韓子作者貴奮下有死字合皆作對一
 本作勝韓子勝作剋下同斷作折續作補下同數
 百間有十字下同破下無也字異故下有其字臣
 敢言云云昔者作臣敢言之往者高本東破作中
 破韓子無之君二字地無也字異故下有其字臣
 字高本坊本皆作濟清河濁一本與韓子同今從
 之高本坊本皆作濟清河濁一本與韓子同今從
 削株掘根作削迹無遺根坊本此下無奔字韓子
 作荆王君臣臣走伏作服當是之時作當此時也
 下同舉荆作荆可舉中下有以字陵作凌下同退
 下有復字人和間有為字高本令作今韓子人收
 間有得字帥作率下同己無作以失下同有比作
 又比詐作詔下同梁都作梁郭下志絕作意絕孤
 下有疑字氏和間有為字氏收間有反字坊本聚
 作取韓子潞作疲上非作下不岷作萌然則下無

是字完下有山東二字喻羊腸降上黨作踰華絳
 上黨三十六作四十六十七作七上一民間有士
 字皆秦上有此字下無之字有也下有以字而已
 皆作而畢曾本為秦上有反字韓子中呼間有山
 字高本坊本趙舉作舉趙下無舉趙二字一本與
 韓子同今從之韓子無韓必之必字坊本無一荆
 魏不能獨立六字韓子挾作拔以東作東以弱齊
 燕作弱齊強燕流作沃氏一間有是字敗下有也
 字拱手作垂拱須下有之字諸本編作編韓子同
 今從一本韓子伏作服下有矣字成下無也字退
 與間有復字以大有上夫字當下無之字坊本無
 下同固量間有以字高本量秦下無之字坊本無
 悉卒之卒字韓子作士卒慄作竦固量間有已字
 錢本秦力間有之字下同韓子引下有而字致作
 至非能厚勝之作不能尅之之本勝之下有道字
 又交罷却韓子作又不能反運罷而去豈其難作
 幾不能下比間有皆字可有下無也字帥天下將
 百萬作將率天下甲兵百萬谷作溪水作谿武下
 有王字無領字一日作一夜下有而字劉本無莫
 不之不字韓子同韓子决水下有而字三年作三

月、數策作筮一字而使作乃使、下有其臣二字、於是下有乃字、無之國二字、坊本襄主作襄子、韓子作成襄主之初、無以此之以字、昧死下有願字、所以下無舉字、試作誠、徇國間有於字、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遇見也為

鬲、鼎之類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應

陵及下同任音士○保任二人以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

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

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

見之又倨相息亮反下同○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

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讓責應侯曰請聞其

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夫音扶下除夫信庸夫餘皆同○凌約言曰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

與音餘下除與天餘皆同○史記聖上有而心二字此恐脫落

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辨

智之期與應侯曰然樂音洛○質猶體也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

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

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

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復扶又反下同○理治也統緒也純粹謂

全美也。史記道下有德字。此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

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種章勇反。下同。卒

人皆不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史記復下有謬字。此恐脫落。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

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

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盡津忍

還音宦。治直吏反。為于偽反。下為王為君為孝為楚

為越為秦使同。將于匠反。○極身猶竭已也。還環通

用。荀子比周以環其私。注云。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

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素悖通。誠也。

蒙冒也。欺舊交。必見怨咎。而猶冒為之。虜卬即是也。

事詳于本傳。及呂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

主強國。不辭禍凶。行不之行。孟反。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

辱。悲忠而不解。主雖亾。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

富貴不驕怠。解佳賣反。○離困之離。依下。蓋字之誤。若此三子

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

身雖死。無憾悔。何為不可哉。知澤之欲困已。以說蔡

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

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

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

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

為戮辱。憐其臣子。碩哲夫曰言以下其君父為戮辱忠臣孝子之故天下却憐其臣子

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

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微子去殷孔子去魯管仲不死於公子糾於是應侯

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

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

不亦忠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

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

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問音閑也其猶之也按是

書之其互訓上章之幣帛之力不同可以見矣慈仁任忠謂慈仁而任忠臣即下文親忠臣是也蔡

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

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

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難

旦反○批推轉也折折止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

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史記作與時變

化此恐脫二字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

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

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亾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

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差初佳反夏戶

雅反、呼火故反、○及當作反、史記作返、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

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

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

車裂。量音亮、○阡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

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

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

眾、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

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

已成矣、賜死於杜郵。數色上反、下同、并併同、下同、○此恐脫落、馬服、趙括也、業帝、謂使秦基帝業、懾失氣也、吳起為楚悼能無能廢

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

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

已成矣、卒支解。塞先北反、下同、從子容反、說始銳反、篇注、盧文弨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大夫

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鬻割、

種為越王墾草、初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

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倍而殺之。辟音關、勾

墾、草、墾、闢、草、萊也、初、邑、初、造、邑、居也、倍、當作倍、背也、史記作負、

此四子者、功成而不

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諷、往而不能反者也、

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信音伸、○范蠡去、越居陶、易姓朱、君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下

後影圖

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謂大投謂欲全勝分功謂欲彼我無偏勝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施音移行並戶剛反○按史記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如淳曰施讀曰後

此施與之同蓋言移三川財貨以實宜陽也斬絕也此言斷三晉之路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也關君長曰唯之功極矣秦王欲人亦有其功若博者欲分功也

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

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喬王子晉松赤松子也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

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辨士臣之見久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

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朝直遙反說音悅下同篤猶甚也昭王新說蔡

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

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之使所吏反質音致

考異

高本嘗作常一本代我上有欲字高本君何作何君纂手足作百體強下有手足便利四字、年上有天字、史同、坊本絕下無與、天下終一句、纂還私下有設、刀鋸以禁、奸邪、七字、史同、高本顧作固、坊本霸王、下主離、主雖同、身雖死無憾、悔、劉本作身雖無、成、無、悔、坊本何為下有而字、錢本于忠下有而字、胥智下同、曾本戮辱下有而字、坊本君臣作聖一字、纂不欺、作敦厚、史作惇厚、高本無、今主之、今字、坊本桓公下無九、台諸侯一句、曾本啓作、激、史同、坊本不及作不、近、壘作、懇、培、作、培、高本功成、作、成、功、坊本諷、作、屈、欲、得、下、無、矣、字、如、是、作、如、時、一、本、授、之、下、有、退、而、巖、居、川、觀、六、字、史、同、

孝文王

凡一章

濮陽人呂不韋質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賈音古、質音致、下同、

楚○異人、子初名、

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

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

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

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廩城。

李反、處昌、呂反、吳師道曰：字書無廩字、龍龕手鑑云、音脚、○贏亦利也、無數、謂多不可數也、餘食猶飽食、也、世後世也、願往事之、此句、錯簡、宜在廩城下、事奉也、

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

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

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

說始銳反、下說秦說王說、趙同、倍音佩、下同、○故特也、子侯、秦太子也、異人、異母兄、不可知、謂多變也、與上秦攻趙、趙章之所言自別、一日猶一旦也、關君長曰、

身為糞土，猶言化為糞壤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

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

為于偽反、○聽許也、計事即使秦必

是也。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

乎。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

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

後庭。門下，屬官。太子，子侯。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累，力委反。春秋高，謂年老也。碣，哲夫曰：山陵

墳墓處，王崩則發山陵為壙，是山陵崩也。乃諱辭也。關君長曰：禮天子死曰崩，蓋取是義也。後世山陵之

謂朝生，蜉蝣也。愚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亾之患矣。切七計反，又如字。一切謂不

問他，也。太山，岱宗。四維，四角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

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

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

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

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

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

而歸之。避席，敬也。生蓬蒿，無人跡也。按士倉當作土倉，韓子有杜倉，即此人。焦氏筆乘，土即古杜

省文，土姓杜伯之後，士穀士會，士燮，士當，作土，傳譌耳。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

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

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關君長曰：顧，思

念也，不留計，謂決屠趙計，抱持也。不顧質子，如無質也，故云持空。若使子異人歸而

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始施

戰國策正解 卷三十一 後影圖藏

致反。○開君長曰，言異人自以趙為德而講好。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

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高誘曰：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太陰也。謂死也。

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

子之，乃變其名曰楚。說音悅。○鮑彪曰：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使

子誦。子曰：少棄指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

王罷之，乃留止。少詩照反。○誦，誦書也。留止，止於宮中也。問曰：陛下嘗軻

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

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

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之使之使所吏反。○問，謂

政事之隙，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愚謂後世陛下之稱昉于此。軻，礙車輪之木也。軻車，謂止車也。蓋孝文王昔嘗質趙，不欲言其質，故曰軻車，一介之使，單使也。存，勞問也。早閉，晚開，言有警也。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

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相息亮反。下同。是為莊襄王。子楚立，以不

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

后，諸侯皆致秦邑。華胡化反。○致，邑。為太后養地也。

考異坊本羸作羸，歲下無其字。說王作謂王，曾本止作請。

始皇帝凡五章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質音致，下同。○事燕，言使下以燕服從秦為事。昭襄王策所謂為秦使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下

後形圖說

三十一

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即此事也

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欲與

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

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相息亮反下同○史記燕道也言自秦之燕者必道經於趙也史記云張唐謂

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

百里文信侯去而不快關君長曰據下曰自請蓋文

其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

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

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

曰去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

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

試臣矣以遽言叱也少詩照反今力呈反下同夫音

文信家臣也叱呵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

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

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

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

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

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

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

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

馬府具幣行有日矣墮許規反君與專與之與音餘

下秦與燕與同應於陵反難乃

且反○去咸陽七里即杜郵也甘羅謂文信侯曰借

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乘繩證反為于偽反○高誘曰報白也往為張

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

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

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

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

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

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

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史記下歸燕太子秦

字此恐脫落什一也

考異

曾本唐相間有往字坊本唐相燕下無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十二字諸本曰臣

下無請字今從一本諸本曰去作去曰今從曾本坊本令庫作今庫趙攻上有與字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不即之不與否同參謁也言於義

不謁拜諸侯也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

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

無把鈔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

名者也推吐田反積子賜反下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

實而有其名者也。暴步木反。○無其名又無其實者。

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

實。乘繩證反。○立疑位訛。言王獨兼有尊富。而遷母於雍。孝之名實共無。不如農商也。秦王恃

然而怒。恃勃通。變色也。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

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為于偽反。○始皇母本呂不韋姬。以

嫪於嫪毒閉之於雍。門宮故曰威掩於母。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音與

先王建國也。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

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

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資齋通。○聽許也。鮑彪曰。時不通諸國。故

請王聽其往也。愚謂社稷之臣。即下文將相是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

能給也。給供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

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

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從子容反。楚王

之王于况反。○恭當作供。楚王則秦必見伐。故秦王雖有萬金。王不得私用之。亦以充軍國之用矣。

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

殺李牧。將子匠反。相息亮反。○李牧。趙將也。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

之說也。朝直遙反。○四國。燕趙韓魏也。是皆要終言之。

考異。高本有有無。一有字。勞作勢。坊本建作戰。韓魏從下。無韓魏從三字。諸本無亦充軍國之

用矣。七字。今從一本。坊本齊下無王字。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為六

于偽反、下為政郢為同、說始銳反、下同、○桀紂昔者

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自設舉左案齊、舉右案

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厭於葉反、乘繩

舉手抑、言易也、張居正曰、以厭案萬乘之國、二為一

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當是時、

衛危於累卵。累力委反、○高誘曰、剛平、衛地、趙築之

於東門、愚謂、芻刈草者、牧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

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質音贄、下同、朝直遙

置贄也、凡始執謁者、委贄而退、蓋言士始委贄謁於

趙王者、皆曰、吾將復反其贄而去、不敢朝趙、愚謂、天

下惡趙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天

強故然稱夏王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夏並戶雅反、○遇齊

宣王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

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魏都大梁、故稱梁

故稱陳侯、天下惡魏強、今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

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

縛。敗必邁反、○楚都郢、故稱郢威王、楚王趙人聞之、

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燕趙亦

欲來伐之、故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擐

兩道不通也伐國策上解 卷三下 後周園莊

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釋

齊敗當作則、擬疑、履訛、釋、履、即徒、跣也、釋、劍、徒、跣、示、

也說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

威王於側紂之間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謂惡楚、

設也、關君長曰、紂當作陋、書堯典曰、揚側陋、疏云、側

於側陋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

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樂音洛、

謂也、強臨以強臨之也、此章歷言強不可恃、以諷秦攻六國也、

考異高本宜王作太公今從坊本坊本伐魏下無、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荆、吳、燕、代也、見下、秦王召

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

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靡、

則力必屈抑而戰士皆盡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

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使所更反、下南使、乃資車百

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乘繩證反、上衣於、

君長曰、舞猶帶也、論衡謝短篇曰、佩刀於左、舞劍於

左、是也、愚按齊策亦有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之言

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說音韓

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

後周園莊

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勸父死子繼曰世言。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昏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為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

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復扶又反。下同。

參所金反。妃音配。焉於虔反。將子匠反。良將。關龍逢也。忠臣比干也。王曰。子監門子。

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

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王于况反。逐夫為婦所逐也。說苑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賣肉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不知何人。仕

之而見斥逐也。讎售也。庸用也。求售而不登用也。高誘曰。賣庸作不能自售也。是庸讀為傭。果然。宜作庸

不。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

公用之。而霸。賈音古。鄙人邑名。弊隱也。以貧賤隱

齊故曰。免囚。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

之而朝西戎。相息亮反。朝直遙反。傳賣謂轉傳賣之也。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

中山盜未詳晉文公勝楚成王於城濮

此四士者皆有託

醜大誹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

隨務光申屠狄入主豈得其用哉

託辱醜耻也下隨務光並湯時人辭

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不忍見紂之無道自沈於淵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

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

以虛願望於上八寸曰咫無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

賈而誅韓非乃使用也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

非斯安得不短非此非之所以殺身也

考異

一本坊本吳作齊無國之寶三字劉本對曰

有下有之字坊本聞作聽一本無賈人之人字諸本誹下無於字今從曾本坊本無稷下者字高本

乃下有可字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

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

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

逐中斯乃上書

間古莧反為其之為于偽反切七計反亦如字上時掌反○間謂為其間

隙也河渠書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乃使水工鄭國間是也注溉渠謂注溉田疇之渠上也

一切猶一例也下文所謂不問可否不論曲直是也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

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

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敗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疎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宛於表反。下同。并併同。樂音洛。治直吏反。敗必邁反。從子容反。施以鼓反。

華胡化反。內音納。○百里奚。公秦走宛。穆公贖歸。施延及也。負猶累也。此言客有益於秦。而不宜逐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樹臣吏反。下同。數色主反。說音悅。下同。○太阿。良劍名。織離。良馬名。翠鳳。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鼉。大魚也。皮可冒鼓。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朝直遙反。好呼報反。駃騠音決提。○駃騠。良馬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綈之

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不立於側也。下陳猶後列也。宛珠。宛地之珠。飾于簪

國東阿縣。繒之精白者曰縞。錦繡為綠飾。以上皆宮

女粧飾也。雅化。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窈窕。美貌。此

言趙女善媚人也。夫擊瓊叩鈸。彈箏搏髀。歌呼嗚嗚。快耳目

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今棄擊瓊叩鈸。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

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夫音扶。下同。呼火。故反。觀古亂反。桑間。於濮

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韶虞。舜樂。象武。周樂。今取久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去起呂反。人民。即謂客也。林西仲

令。不明。重。輕。大為失計。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

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

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讓。推却也。就。成就也。地無四方。民無

益於國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

而齎盜糧者也。藉。子夜反。業。諸侯。謂秦逐客立功

嘗引之。此言逐客有害於國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

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

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客見逐則怨，怨以入

諸侯故曰樹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徐乎遠曰李斯

考異

前諫逐客後建議坑儒皆以自便也

關君長曰高本不收此章而纂不取吳鮑亦

從之文選昔下有者字史記穆作繆文選求丕作

間有上字君下無者字內作納用作與史記崑作

崑文選隨和作和氏鼈作鱣說皆作悅則下無是

字鄭衛作趙衛宮作庭下無而字良作馬西蜀作

蜀之賦作击歌下無呼字耳下無目字史記韶皆

作昭文選無下叩賦意下有之字人民作民人無

也字彊下有者字民無之民作人西下無向字無

而願之而字外下有

以字怨下無於字

凡二十二章

